祭法
祭義
祭統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禮記集說 第十

第十二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二

祭法第二十三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疏也

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一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息列反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詁 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多有可疑雜以緯書愈紛錯矣◆劉氏曰虞夏殷周皆出黃帝黃帝孫曰帝嚳堯則帝嚳之子也黃帝至舜九世至禹五世以世次言堯禹兄弟也按詩傳姜嫄生棄為后稷簡狄生契為司徒稷契皆堯之弟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世后稷至公劉四世至大王十三世四代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謂經文差互今以成周之礼例而推之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

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頊為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祭天於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為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郊則當以契配也至於祖有功而宗有德則舜之曾祖句芒嘗有功可以為祖今既不祖之矣瞽瞍頑而無德非所得而宗者故當祖嚳而宗堯也蓋舜受天下於堯亡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宗瞽瞍而宗堯也明矣先儒謂配天必以始祖配帝必以父以此宗字即為宗祀明堂之宗故知舜當宗瞽瞍不當宗堯竊意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當如鄭註尚德之說三王家天下則自當祖宗所親然鯀嘗治水而死有以死勤事之功非瞽瞍比也故當為祖宗亦不當郊耳冥亦然由是論之則經文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顓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乎其無疑矣大抵祖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虞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瞽瞍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但虞不傳子亦無百世不遷之義耳今姑以此章之宗為宗其有德者則自無可疑但殷有三宗不惟言宗湯則未能究其說也

馬氏曰禘者三年一給五年一禘之禘郊者郊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礼以常礼為未足以極其追遠

之意而又為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為未足盡祭享之意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黄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黄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故商周禘帝嚳

燔煩柴於泰壇祭天也瘞於滯反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礼也泰坰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礼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七旋之義喻也周礼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騂犢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者或是他祀歟馬氏曰燔柴於泰坰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七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坰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坰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如字祭星也雲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現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

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焉

疏奉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相近當為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這之周礼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礼也坎以祭寒坰以祭暑亡其地謂見削奪也◆方氏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則王有日之威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坰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禍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則謂尚宗焉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尚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為言尊也書曰禋于六宗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奉坰奉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通於不尊也四方百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入若乾位西北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坰而各以四焉疏延平周氏曰月為陰而盛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尚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為朋而星為尚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為主蓋陰中之陽什則為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坰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坰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與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詁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為七代舊說五代始黃帝然未聞黃帝禘郊祖宗之制恐未然○方氏曰人物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受制於天地故大凡生者曰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也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於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客有變更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於黃帝而已黃帝無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故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不變也若天地日月之類其庸可變乎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羲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羲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立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羲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漸文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世

【註】方氏曰分地建国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坰墠而祭之所以親親也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疎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親疎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註】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一坰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坰墠各一起七為坰除地曰墠也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也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祧為坰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為坰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坰受祭故云去坰也祭之則為墠然此坰墠者必須有祈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今按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為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為四廟乎坰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坰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

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祭先儒講之甚詳未有舉坰墠為言者周公立坰同墠非此義也又諸侯以周之七廟始於共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傾乃下同列国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

註 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而已去祖為坰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坰也去坰而受祭於墠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

註 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坰而已然墠輕於坰今二坰而無墠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坰為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坰祈禱亦不得及也

適的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人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人

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祈禱則就廟焉之而已以其無祊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人

庶士府史之屬先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馬氏曰分地建国置都立邑鋪其地之大小不同要之不出於孝養而已說者以為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為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為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說說者以為從祧者則以礼示之如孟子所謂為之非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毀之不可以無漸故去祧為祊去祊為墠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礼也至於祊墠無禱乃止則無常礼也去墠為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恩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先王之礼

如此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為毋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為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為有功德者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疏曰太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色士庶咸羣聚而居蒲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羣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而已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亦此之意

疏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長乐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国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国社一国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国之社屋之失国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為大此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喪国之社天子所以為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為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国社侯社与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綿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

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於時而社稷土神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爾

王為群姓立七社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社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註】司命見周礼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以其無所歸或為人害故祀之又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殊為可疑申礼大夫祭五祀註言殷礼王制大夫祭五祀註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疏】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微有所不廢者所謂礼猶体之意也命降於五祀謂之制度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

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於此此其所以戶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儀月令所載是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矣

注方氏曰玄孫之子為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石梁王氏曰庶殤全不祭恐非注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厚薄則礼有降殺也迨尊者流光既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祭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不混殺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矣

注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注四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既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徒事其末為哉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廣而不可陳者法也施則所以陳之也勤故能免乎難定故能止乎一事欲免乎難而已故於事曰勤国欲止乎一而已故於国

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国則不敢自逸蓋在天也可御而已患在人也故可亢焉有一于此則皆在所祀也每以祀言之聖王之制祭祀凡以有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為首有民必有事故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国之本也事者国之治也故以以勞定国繼之国有民事為有常蓋患為有変故以禦大蓋捍大患繼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

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見国語齊見舜典稷穀神也耳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社土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之候也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荼

【註】巡守而崩也○石梁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說不可信鄭氏謂曰征有苗在不可信

鯀鄣洪水而殛死 禹能脩鯀之功 荼

【註】鄣壅塞之也脩者繼其事而改正之○石梁王氏曰禹非祀鯀也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 荼 財顓頊能脩之 荼

【註】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供給公上之賦斂也

契為司徒而民成 荼

【註】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荼

【註】冥即玄冥也月令冬之神水死未聞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荼

【註】書曰克寬克仁又言代虐以寬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註】陳氏曰自農弃至堯自黄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鯀与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鯀功以勞定国者也湯除其虐文武之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矣

【註】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集】陵方氏曰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

祭義第二十四

嚴陵方氏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為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為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与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

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禴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心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禴有樂而嘗無樂焉

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註云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為禴然則此章二禘字亦皆當讀為禴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舞郡詩言庸鼓有斁万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是殷周秋冬之祭不可言無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鄭氏曰迎未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方氏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

毗陵慕容氏曰數則煩為無敬怠則忘為無愛愛敬忘於中動而為為無所不至矣先王以愛敬出於誠心非可以偽為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礼疏數之宜非出於人為故能盡祭之義○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則万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以死万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未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

致齊齋於內散上聲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去聲齊者

疏五其字及下文所爲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疏四陵方氏曰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必致齊然後見其所爲齊者思之至故也○毗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〻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体之所能支哉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言思之至者如見其有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僾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於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疏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皃見乎其位如見親之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敬惕之皃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愾然太息之聲也疏張子曰僾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者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馬氏曰入廟而升堂則僾然見乎其位薦俎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愾然

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祭之序也愛
必言其見爾必言其容愾言其氣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說 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不能敬則恭身享祇以辱親而已

註 四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聲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愛言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已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乃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母之聲音自不絕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並也亦致吾心之愛身敬而已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絕于理絕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息終身弗辱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詳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如不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如字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臨尸不作則其鄉親之心致愛致慤可知矣奠盎設盎齊之奠也齊齊整肅之皃愉愉其忠有和順之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

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亡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亡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雖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治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鄉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亡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亡之仁以向乎親

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則但純至身之

俱化者不能達也故曰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休孝子之心身父母為一人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思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臭洛與哀半饗之必臭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礼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詩本謂宣王未懷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味文王也饗之必乐迎其来也已至而礼畢則往矣故哀也

四庶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必惧也明祭者自夜至光明開祭時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者以其饗之必乐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乐則臭致其来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臭以迎来哀以送往正謂是矣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礼故事之之日喜与惧半所謂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死祭之以礼故祭之之日樂与哀半所謂事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厚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促以數朔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上漆漆坊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去声也

疏嘗秋祭也奉薦而進之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慤尊謹貌趨趨讀為促促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頻也皆不事威儀之貌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為問蓋怪其今所行与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也漆漆者專敬之容也自反猶言自脩堅也若及也容之既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之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誠慤為貴也若言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

與牲牷之俎先時則致敬以交於神明至此則序礼乎備百官獻酬往復亢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懆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之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而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數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比時及時也謂當行礼之時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觸吾之誡非所神明交之道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平聲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聲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註 洞洞屬屬見礼器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 註 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註 盡其慤而為慤盡其信而為信盡其敬而為敬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礼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為隆殺故曰盡其礼而不過失焉進退之間其敬心之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意詩 叶 陵方氏曰盡其慤所謂慤善不違身也盡其信所謂致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每其忠敬也盡其礼所謂祭之以礼也不過則當其事不失則得其道○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礼之質礼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誠與物為一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以徹而退敬齊如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

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

如是而祭失之矣

【註】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立之者方侍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復退也已徹而退者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此其所以異也立之敬以詘則身之屈而為之變焉故立而不詘固也進之敬以愉則色之愉而致其親焉故進而不愉疏也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享焉故薦而不欲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故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註】毗陵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為本故能達而為容見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有本者如是也今無焉是忘其本也心勿忘則有本存則有其容矣此表裏之符也觀其容如此則知非有本者故曰如是而祭失之矣由前而祭則可知其心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是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憚親是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危祭以齊為本方祭燕於不愉祭已徹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上声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illegible]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曰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illegible]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illegible]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去声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去声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至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順天下國家也

【註】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其愛極其至則王者以治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其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礼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功業尚乎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天子至尊內雖致睦於兄弟而族人不敢以長幼齒之故所尊者惟父而諸侯特言有兄道渾全無跡德純宗有方蓋以人行道而有得於身也故曰近之矣○石梁王氏曰王孝霸皆此非孔子之言○劉氏曰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人之有治者未必皆能盡道之大全也然曰有德則亦違道不遠矣此德之所以近道也【疏】陵方氏曰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未足以盡道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〻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為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為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則長也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礼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也君父父子兄弟人倫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綱也故先曰貴有治先王之治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矣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清虛寂滅之謂乎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措

諸天下無所不行

【註】此言愛敬二道為齊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君自愛其親以教民睦則民皆貴於有親君自敬其長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上命愛敬盡於事親事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而已【疏】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殺故以愛親為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為始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類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之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平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疏】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疏】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門下文言祭廟則卿大夫皆序從執事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肅猶非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親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去先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聲律膋力調反乃退闇徐廉反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註】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〻答君言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匏以次序牲之後故云序從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絅繫于碑之孔也裡衣示有事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薦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為上故云尚耳也鸞刀睟膋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睟膋畢而暫退也爓祭〻湯中所爓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爓腥之祭畢則礼終而退矣此皆敬心之極至也【疏】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答君可謂敬之至也○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割取睟膋以合羶薌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以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而不享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疏】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以報天而以主神制礼之意深遠矣○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為之主焉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王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猶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其陽也日初出而赤將落亦〻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及者未至於闇蓋日將落時也祭日謂

祭之日也【疏】長乐劉氏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故季氏祭仲由為宰晏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礼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迎如以致天下之和字

【疏】終始相迎止是終始往來周回不息之義不必讀為沿也○方氏曰坰之形則圓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坰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有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外內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坰坎者人為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出於人為故言制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復明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為入於西矣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

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言其生於西則知爲死於東揚雄言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終望而成一月日出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屬乎陰者爲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illegible]此陵慕容氏曰日以陽而位乎東者陽之所也故日日出乎東月以陰而遡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謂無所因而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書曰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相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居衣反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illegible]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致物用以立民紀者民豐於物用則知榮厚礼節故可以立人紀也奇謂奇異

邪謂邪惡皆指異行之人言此五事為治鬼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吉小也△應氏曰致者推致其極也致及始所以祈吾心報本之誠也致鬼神所以極鬼神尊卑之理△毗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天報祖所以致反始也脩明廢服致誠奠幣及用其極所以致鬼神百物財用所以養人有不修於有餘不屈於不足稽迁斂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礼以節度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乱所謂維民者悉矣辨上下明尊卑定明分別嫌乱所以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灵也神者陽之灵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宗一物而已△陳氏曰如口鼻呼吸是氣邪灵处便屬魂魄聽是体邪聰明处便屬魄△方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又合鬼与神然后足以為教之至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言教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散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註】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哀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疏】慶源輔氏曰神以伸為義則鬼也者神之盛也鬼以歸為義則鬼也者鬼之盛也合而言之則鬼與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祭祀之礼而事之其為效也至矣鬼生於氣鬼生於体氣無不之故曰游鬼体則斃於下而已故曰体鬼則降人亦一物也昭明焄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矣

【註】曰其精灵之不可掩者制為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為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為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鬼神至尚不可測也命之以名則明而可測矣然後人得而則之故曰以為黔首則是乃所以為教之至也○馮氏

一曰祭民稱為黔首夫子時未然也顯是後伎竄入【註】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乎天鬼者所以降于地為神者蓋有鬼也然鬼非神之誠也為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之盛也神譬則天道而鬼譬則人道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為德能使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上與其左右則人之所以有愧於屋漏而為之慎獨者也故曰明則有礼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之為教同於礼樂而礼乐之教有所不至則鬼神又有以助之也精氣為物故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者此百物之精也神氣為變故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者此神之著也昭明言其燭於物者焄蒿言其達於上者悽愴言其感於情言百物之情也神之著也而獨言回物之精制為之極者莫非物也雖神之著亦可謂之物鬼者盡人道者也神者盡天道者也天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作鬼神有以為之則故百衆畏其威萬民服其德言衆者不特民而已言民則無知矣故曷之以服其德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註】言聖人制宗廟祭祀之礼以教民故衆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註】長樂陳氏曰所以別其親疏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以時祭之故曰不古也教民親禰以礼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者其

謂此乎衆之服行聖人之德教而祀其先也
遠於置卽而停命者各親其親出於天性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如字事燔燎羶如字薌見潤以蕭光以
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覿二字合為覿以
俠甒武加以爵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矣

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鬼者鬼之盛也二礼謂朝踐之礼與
饋熟之礼也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燔燎羶薌謂
取膟膋燎於炉炭使羶薌之氣上騰也見讀為覿雜也以蕭
蒿雜膟膋而燒之故曰覿以蕭光〻者煙上則有照映之光
采也此是報氣之礼所以教民反古復始也至饋熟之時則
以黍稷為薦而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焉見間即覿字誤
分也俠甒兩甒也當此薦与羞而雜以兩甒醴酒故曰覿以
俠甒也加以盍斝者鬼降在地用盍斝之酒以灌地本在祭
初而言於薦羞之下者謂非狥薦羞二者為報鬼初加盍斝
亦是報鬼也此言報鬼之礼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
時以酬酢為礼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為礼之
極至也

四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也報以二
礼謂報氣報鬼之礼也建言立其礼設言陳其物羶天產之
臭也薌地產之臭也柴蕭以膟膋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
薌燔燎羶薌則蕭与膟膋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
凡此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

始故曰教衆反始也鱓蓋尾罷有兩鱓故曰侯即司尊彝所謂間祀用大尊是矣言尾鱓之大尊則盍受之為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舉大以該小爾以諸物見于夾鱓之間故曰闕以侯鱓又副之盍受之彝故曰加以盍受宗廟之祭灌而後獻[illegible]於受言加者以尊之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為主而味為陰故曰以報鬼也陰聚而有所受故曰教民相愛至於祭畢而燕酒食徧及於上下其精義之篤無以復加此所以為上下用情而為礼之極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洛齊盛成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illegible]藉藉田也紘冠冕之繫所以為固也先古先祖也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藉田中取之也[illegible]嚴陵方氏曰敬欲有所至故曰致情欲有所愛故曰發力之用欲無遺故曰竭事之來欲無拒故曰從致敬斥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則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言報氣報鬼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忘外盡物也又曰藉所藉田也月令所謂躬耕帝藉是矣耕必冕服則所以敬其事也躬耒則所以躬耕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以後

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醴足以為礼醴足以為酸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為之故曰敬之至○毗陵慕容氏曰慎終追遠君子之所以致其厚身致其誠信不敢弗盡所以致其厚之道也有天下有一国可以取安侯可以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者以為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以此率民而民孝敬矣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為藉亦百畝首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莫勤於用力而躬秉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冕而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註色純曰牲伴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周礼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然後養之謂在滌三月也冕而素積見前註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之時也繫于牢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之阜蕃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以其純而不新故謂之牲以其完而無傷故謂之牷牲言其全也牷言其伴也牲所以為祭之牲曰牲祭牲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所謂展牲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

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未卜此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召之則未卜故曰牛巡之則卜之矣故曰牲齊戒沐浴者尸見君之礼也臣以見君之礼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冕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焉推而及於山川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歲時謂比歲比時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欣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二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上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嗣之蚕

公桑公家之桑也蚕室養蚕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棘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户扇在外而閉則向内也大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桑未桑也戾乾也蚕惡湿故葉乾乃以食也心方氏曰戾至也風至則乾矣

歲既單日矣世婦卒蚕奉上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平声遂副褘揮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古之蠶繭者其率如字用此與焉

【疏】單盡也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褘褘衣也禮之礼待蠶繭之婦人也率舊讀爲類今如字◇方氏曰三月之盡非歲單之時然蚕成之時也自去歲蚕成之後迄今歲蚕成之時蓋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稱麥秋者亦此之意【疏】延平周氏曰蚕亦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而必用卜以擇其夫人世婦之吉者蓋先王以爲躬親蠶以爲祭服而又將以勸於天下則不可不決於神明者也示于君告其功之成也蠶繭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褘所以敬其將爲祭服也礼之以以牢所以勞其還也◇長樂陳氏曰躬親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

及良日夫人繅蘇刁反三盆手苦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也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疏】良日吉日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盆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方氏曰夫人之繅也

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毗陵慕容氏■夫躬耕親蚕一則以教民致力於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爲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教民故民之聽命也■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享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耕以足食蚕以足衣生民之道於是乎存所以成民而致其和莫先於斯二者故齊盛以告晃服以祀而成民之道盡焉故可以陳信於鬼神若夫民則弃本亂寒是憂和氣不應災害日至則是矯舉以祭雖絜齊豐盛致美乎晃服神亦弗饗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慈諒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

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馬氏曰先意所以削其邪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諭父母於道○西山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為心者不能諭者

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將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親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

【註】承上文弗辱身養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烖及於親【疏】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礼也事君忠涖官敬義也朋友信信也戰陳勇強也凡此五者皆遂則烖不及於其身烖不及身則是不及其親蓋吾之身則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慎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涖官敬以之在下則友信戰陳者非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也

亨烹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終身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至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

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正此此作矣

頤猶羨也孫頤孫揚羨慕也狃猶而也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衆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言孝為教衆之本也其行曰恭行猶用也言用之於奉養之間也安為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教也卒為難者謂不特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能終即說上文幸字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叩陵方氏曰亨言天產故其臭為膻誌言地產故其臭為蕭嘗言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孫者口孫其所為頤者志頤其如此此則子之之詞也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之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也已已則言其盡於此也教亦多術矣特為之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教曰孝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大焉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為難△楊子曰孝莫大於宗親故安為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显父母孝之終也故曰卒為難泉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世歸之名乎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役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孝矣夫孝既為德父本故曰非仁於孝不足以為仁之德孔非履於孝不足以為禮之德以至於義也信也強也亦若此而已石林葉氏曰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蓋識身則能有得乎親是在我者也故為人道惟有三義識身未能順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為子惟有命以爵為聖人猶以聲使為難則國人稱頤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亦不謂性也莊信

忠順　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安其親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慎終追遠所謂能卒之也一人之身物所為隨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為本也故仁以仁之則曰仁此者也禮以躬之則曰履此者也義有理則曰宜此者也信以不欺則曰信此者也強者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忘其倦則乎矣乎所以順此而生者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由於反此而作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如字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然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矣

溥旧讀為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敷而散之施言其出無窮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高厚也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遠無疆也△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即有不準是背類反倫者也△慶源輔氏曰曾子推言孝之為道至此所謂誠則形〻則著著則明明則動〻則化是之謂也欤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短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註】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為惡其不仁故言非孝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為證【註】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也

【註】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匱乏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也【註】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競競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体豈有非時居理之

事溥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嘉故不忘惧故無怨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於理而不期父母之從于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爲子戢也惧而無怨孟子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慕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遠父母既沒雖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祀親然則孟子之受禦可以祀欤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乎孝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上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瘡抽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跬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

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念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註】無人為大言無如人最為大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也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徒涉也惡言不出於口已不以惡言加人也念言不反於身則人自不以念言復我也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疏】長乘刘氏曰乘正子春可謂能改過者也失之于初而戒之于終焉唯人之身兼以体全德以性全者也体具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拂則德無不備者也非礼不視聽言動不曰內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体之道欲是可謂之弗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塗以由徑幾舟渡以游洞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豈足以孝其親也陳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者生乘乎天地之間者人道最為大經言天地之性人為貴秦誓言惟人萬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灵以言其德互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土不虧其体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間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作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已之言也念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已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念言不反於身也以念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身而身者親之枝也不辱其

身故不羞其親◆馬氏曰身髀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作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其身昔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氷之懼乐正子春明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久

劉氏曰大舜貴以德化民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幾於不知爵之為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為貴而使民知貴爵之道也然貴爵之弊其終也在上者過於亢而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其民為貴然富民之弊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之道故武王承之以親親為貴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是也四代之治隨時救弊所貴雖不同而尚齒則同也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齒居天下之達尊久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尊高年次於事親也然四者之所貴亦四代之所同記者但主於自古尚齒為言耳讀者不以辭害意也

四德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也貴德之弊有至于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貴富蓋富者所以務富其民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貴親至於尚齒則未有過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萬世而無其[illegible]

也○夏原明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周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厚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耆即四王之事而反求諸一心則知之果不可遺必乎事親之義明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illegible]古者視朝之礼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謂君若有問則為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也[illegible]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為上爵異則以爵為上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為上然未嘗弃齒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為上然亦未嘗弃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者是也要之朝廷以爵為主鄉黨以齒為主故孟子以為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礼敬之事故曰弟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步頂反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避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註 此言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礼併並也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不錯則隨謂此長者若是兄之輩則為爾行之差錯稍偏而後之若是父之輩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辯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也任所負戴之物不以任行道路即孟子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音 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者則貴賤無不避也頒白者不以任行道路所謂頒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礼順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註 遺棄也○鄭氏曰一鄉者五州巷閭也

音 嚴陵方氏曰若耆老艾耄之類所謂老若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眾言凡此皆州巷礼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石林葉氏曰先之州則不錯不錯則遺敵之則車徒遵愛之則頒白不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強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患於無古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為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蒐狩矣

註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為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頒猶分也隆猶多也用畢分禽則長者受獲多於少者弟達乎搜蒐為狩與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旁達乎軍旅矣

【註】五人爲伍二伍爲十【註】石林葉氏曰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礼則武功成也

孝弟義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註】自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至於孝弟而不敢干犯也【註】嚴陵方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內而之外也先道路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獀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政之所出故言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獀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故曰放軍旅則嚴肅而有所治故曰脩合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衆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嗣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註】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国之西郊是也○方氏曰先賢則樂祖是也西學則瞽宗是也皋祖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尊天子故曰教諸侯之臣【疏】記先朝覲而後耕籍者武王初有天下君臣之分辨之不可不早也【疏】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礼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為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為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親醬而饋執爵而酳以羽反晃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

【註】祖而割牲者祖衣而割制牲作為俎實也饋進食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揔干揔持干盾以立干舞位也鄉里有齒言人皆知長少之序也

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奉子齒養

【註】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大子皆謂大子与同年者序長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疏】嚴陵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之原出自大年也四學謂設四代之學則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天子巡守諸侯持干竟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然言政者君炭之可也

【註】應氏曰彼向東北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不敢超越徑過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矣

【註】方氏曰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然此特貴貴之義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君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王州爲鄉五鄰爲里於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間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蓋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国者謂之公族有家者則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註】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待者如此也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註】成諸宗廟言於宗廟中命之也詳在祭統十倫章【註】嚴陵方氏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於人之所欲而能推原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及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故有善焉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爲利成諸宗廟者謂必即諸宗廟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其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蓋上之人不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並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晃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嚴】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南則明而有所示之方也故易抱龜南面焉天子北面則以臣礼自處而致其尊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謂之進故曰進斷其志◆應氏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為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於北而於南明此以北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石梁王氏曰此說十者之作舟儀礼不合亦近於張大之辭◆劉氏曰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礼也【嚴】嚴陵方氏曰陰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焉然易無体也体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体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為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然猶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該之稱己之過所以教不伐稱人之善所以教尊賢代與殺伐之代同字有其善而矜之祇所以自傷其善故也◆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教以天子之尊卷冕北面而聽於卜陰時斷其一時之事而已又揭示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石林葉氏曰陰陽天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蘩蘩

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已進而語以吉凶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過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已則能卑已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吾於已則不足以爲賢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心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慕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屈如語爲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愉陶如字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去吉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者息井反之孝子之志也

愨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目不違身所聞所見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者猶循者也謂每事思者○方氏曰於其來也如恨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又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可以絕其念如俱不及愛然即前經所謂致愛則存是矣

如語焉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愛者愛其親也惧不及愛者惧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祭後猶如此者以其如將復入故也【集】石林葉氏曰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也卑靜以正者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將聽之故身必詘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慤善於內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應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爲愛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固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邑則曰形容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集】方氏曰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故以建言之建之斯有矣王氏謂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集】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国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鄉陽故宗廟皆南鄉君祭社南鄉於北牖下而薄社亦北牖則社稷北鄉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鄉可知廟皆

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祔祫之位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二

祭統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焉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礼也心怵即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者心有所感於内故以礼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礼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介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外徇於物而内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礼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而已不求其為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

注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礼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 應氏曰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 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祈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失体胖是賢者之所謂祈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能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祈可知也經之所謂祈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祈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味而奉之以礼者祈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礼者物必將之以礼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礼以礼行

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為虛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怠強參之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

祭者所以追養去聲繼孝也孝者畜敕六反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人

【註】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牽性之道而不逆天叙之倫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畜之意也【疏】嚴陵方氏曰追養繼孝養為事親之事孝為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繼其絕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之不逆於人倫可知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去聲沒則喪喪畢則祭祭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矣

註生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養以順為主喪以哀為主祭以敬為主時者以時思之礼時為大也疏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為上以養口体為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踰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迹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視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視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時皆然也○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視其順者順為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視其哀者哀為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視其敬者敬為嚴之体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內者故曰孝子之心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去声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宮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

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詳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蚳醢是蟻子所為此言昆虫之異亦此類乎嚴陵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已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是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為言也必曰王女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潔之德而已觀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雞鳴之詩則夫人夙夜警戒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為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若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道以醢類也故周官屑醢人然以炬物為之則曰醢以動物為之則曰醢水草之道即七菹所謂菜菹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葵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虫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為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虛矣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虫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虫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拈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陽也陸產亦陽物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止謂昆虫草木為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虫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為備故曰凡天

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從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緇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大

[illegible]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頭其為祭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illegible]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以耕北者陰也而蠶為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隆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耕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蠶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鄉者在誠不在物故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齋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

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齊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注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疏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矣大事即紀事也恭敬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耆欲由中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故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為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為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為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為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為明禋明享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為

序役以事之內外為序也解亦鬼役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礼冠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礼冠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与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天散者條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焉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內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勺夫人薦涗詩畏反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人

宿讀為肅猶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盎受曰祼大宗正祼客夫人有故則乃紖所以牽牲勿纂也紖牲用以薦藉○疏曰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涗水者涗即盎齊以濁用清酒以涗泲之涗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未奠盎者於位夫人入朝盎齊之奠酌此涗齊而薦之曰盎

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嗜者嗜肝肺也嗜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炉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嗜肺横切之不使絶亦奠於俎上尸並嗜之故云羞嗜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嗜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礼先有裸尸之事[illegible]叩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十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聽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聽内職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内與祭義所謂内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内外齊於内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與明堂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褘則君純冕者衮冕也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摄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摄夫人亞祼之理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纼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據君牽牲之時也祭義言夫人奠盎正与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泲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涗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涗矣祭義不言者畧也齊者尸所齊之肺嗜則嘗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嗜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与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馬氏曰言士執匏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者蓋匏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盎必居於薦之前也

及八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長樂陳氏曰天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礼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藉則親耕牲則親殺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吳陵方氏曰舞位則級北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上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尸也楊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於鳧鷖又稱公尸何也鳧鷖燕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曰公尸公言祭之所共也楚茨指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者尊神而已

宿夜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

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註】祼以降神於礼為重歌者在上貴人声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祼則假於盡愛歌則假於并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末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鉛聖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為本耳【疏】四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之氣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祼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重祼紓言升歌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祭故謂之大武獻有也而祼其一也故以屬言之於獻言屬則舞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白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礼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礼以奉三重內飾盡志外又盡礼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俊）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註 方氏曰牲既殺則為血腥於鬼神及熟之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刘氏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礼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始其始之善今餕餘之礼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歆食亦是餕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餕之礼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是故尸謖（縮）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貝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讀為餕）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衆也是故以四簋黍見（現）其備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註 謖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黍則稷可知矣自

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
礼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
謂也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君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
饋每變以象故始則君与三卿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
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蓋以示
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
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
雅曰謖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謖者蓋不疾而
速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謖言之特牲饋食以牢饋食士
虞礼有司篇皆言尸謖者以比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饋特由
饋見之而已故曰衆見乃謂之衆也四簠之黍未為多也特
取其脩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為大也特取其衆於寛內
故爾諸侯廟中為寛內之衆則
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衆可知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
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
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饋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
之為物大矣其與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
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

君在上則諸臣服從祭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矣

[圖]為物以事言也與物以具言也與孔性善之具凡以順於礼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圖]嚴陵方氏曰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祭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有序上下有等顧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積之而不施使下有凍餒之民也由餒而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為物大者祭之体也與物備者祭之用也非体之為大不足以致用之備非用之為備不足以成体之大然則備者豈徒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為備爾故曰順以備其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其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君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嚴上固足以教之尊其君長祭所以追養固足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

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矣

【疏】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中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纂】嚴陵方氏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敬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之上之使下以勢為主下之事上以情言為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為非詐人而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為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現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色介反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疏】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去声依神也語祝於室而出于祊白更反此交神明

之道也

注 筵席也凡所馮以為安者人生則形体具矣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辞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是也祊說見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誠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恩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一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忠之之道則祭之末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 ○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設祝則在廟中為祊則在門外几筵祝祊祭祀之終始皆所以交神明而饗之也故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註】尸本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中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是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為臣子而事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疏】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為位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之礼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為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類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祝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杭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註】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為倫焉【疏】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疑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礼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盎尊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礼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只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酳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礼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后獻則間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奇之意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而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礼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鮮受獻者亦然羣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燔脀翟閽

者皆是也皆以尚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爲言尊卑者其獻也卿大夫士爲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爲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昭羣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爲主故人乃稱之於廟中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其所命北面史由君右

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下

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君祀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遵故曰爵賞之施嚴陵方氏曰爵者錫之以名祿者錫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齊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君卷衣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效執醴授之執鐙登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虞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下

卷冕副褘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亦別之人也此人兼掌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衣虞謂因其覆爵

樂陳氏曰礼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褘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侍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受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煎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虐祀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變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虐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尼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疏爵行酒之罍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与昭齒穆与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土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畀煇運肫庖翟狄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肫者內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

之際人

【註】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註】四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為異於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此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註】周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礼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註】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乏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註】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鬱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文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

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矣

【說】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銘者論譔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毗志反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說】論說譔錄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彝尊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礼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為則是教也【說】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也亦因其有所寓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楚子問鼎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大常廟之金人几杖杯鑒皆以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則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器言斟酌其義而不溢也祭器即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去足聲

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說】上謂先祖下謂已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已銘也非仁莫能利之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非知莫及【說】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言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宗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解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

故衛孔悝枚之舅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格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相莊叔左右聲並去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去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亦一

【說】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廟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朝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已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国又以殺子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而悝則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今反謂之舅其故周礼同姓之臣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多

說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惠子逐獻侯獻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丞俎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興舊耆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邇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說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圉纂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但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陽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說 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疏 四陵方氏曰施于烝彝鼎者施于烝祭之二器也祭先必以彝鼎則與彝之守宗[illegible]也[illegible]同義蓋七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鉶

鬯故也彝之祼足以感神於幽昇之享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爲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昇取夫德日新而不窮以於烝祭之器每司勳見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昇銘者舉重以諭之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注】勳在昇彝是国有賢臣也故足爲国家之重【疏】嚴陵方氏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爲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崇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

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箋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六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疏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為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礼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礼為尤盛也故閟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牲祭法言亨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蓋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意也舞所以飾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卦焉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陰翟以用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老康猶褒之也命之者成王甫而上蔡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也乎曰外事用剛曰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曰然不謂社而比以郊社為外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郊封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為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經解第二十六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体故為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

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志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逸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絜靜精微而敝於道則失於數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已其弊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愚氏自淺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嚴立綱檢故失之沈潛思索多自專故失之賊缺文其化淳也与日月並明

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敢術也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磋乎鄭衛不能入也○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為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邪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身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傳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發號出令而民說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舊天地之器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去聲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矣

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以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言意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帥下下有力以衛上然有恩

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濡以沫而以爲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鳥獸之害人者莫不有職凡以此而已○臨川吳氏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罷之可採執芻蕘有治民之意而無此罷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罷又須有礼故雖有政必有礼以斉之故下文遂推說礼之功用霸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罷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矣

註 方氏曰輕者礼之小重者礼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礼之煩直者礼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礼之常圓者礼之變若以礼爲体者礼之常也以義起礼者礼之變也礼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礼不可誣以姦邪也

疏 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礼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喻人情爲国必以礼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

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圓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国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公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体之於禮則爲有方此以禮爲主故謂之方爲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臨川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齊於編氓而謂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人朝廷者皆敬貴賤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

鄉里故上為下之所以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礼而然故曰莫善於礼記者推言礼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疏 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 ◆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礼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礼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礼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 疏 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戎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礼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礼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違者人之所畧而為祭礼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

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礼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

延平周氏曰礼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綱大要則不可以為無所用而去之也蓋去之則亂慝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去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繆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若謂不至不答之屬◆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禁礼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亂也常在於衽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

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礼雖不同而尊誼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内外之礼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佚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礼有罪而加以刑有獄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礼則有階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頤也因其所欲而為之昏礼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為之鄉礼則足以序長幼以至丧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為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三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臣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疏 哀公魯君名蔣天礼謂礼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

疏 此皆礼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 疏 馬氏曰礼莫重於祭故以祭為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為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鬼各以其時皆有礼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也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之也 ◆臨川吳氏曰分之四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有異焉所當別也婦黨曰昏

婚黨曰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之兄弟也間見曰踈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父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行五而至於八此者指節事辨別之礼而言然者如此也謂君子以此礼之敬事大神辨引大礼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言礼何其尊之問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解] 礼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為之節文非强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官會節謂行礼之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解] 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若服常存則礼必不泯絕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昇袒設其丞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祈器不列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若此

【疏】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朋也喪筆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雖幾見刻特牲罍養罍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則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疏】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親疏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礼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有病人其教之皆其所能也君子加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己故事鬼神則以敬順為主喪筆也畢俎也豕腊也宗廟也皆無所不盡至於自奉己以恭儉為主故醜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錢器不載味以與民同利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

【疏】實貨財也淫泆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乎乎迭同乎其众違逆众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今之道也【疏】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泆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

計其勞或盡民之用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知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国故以用民言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七小反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音泰

愀然悚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臨川吳氏曰人道謂治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於此故曰政為大

公曰敢問何為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無德也臨川吳氏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者大

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

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興敬其政之本與

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以夫婦為之本故後言大昏為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為政愛人為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為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所以治禮敬為大禮以敬為主而大昏又為至焉敬曰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為敬之至故歸天子諸侯之尊亦必冕而親迎也已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疎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弗敬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之敬其政之本與

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

子內也君臣外也問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善學之矣見而親迎則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與敬所以為親也合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為親者不要其終也惟敬以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公曰寡人碩有言然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疏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為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者幸孔子更畧有以進教我也○石梁王氏曰併言天地非止諸侯之礼也疏慶源輔氏曰與有言然者知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臨川吳氏曰言配合二姓為夫婦以繼續先聖之後祭祀之時君為外主夫人為內主故曰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不得祭天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爾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祭是后夫人為之主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乎

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振為恥因以不興為恥◆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体之卑辱內外之礼交洽則国家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礼之為急故夫子以是告之◆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近之礼不為過矣◆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世之嗣而為先祖後与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礼推而大之可以配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礼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于事之所堂可恥者足以正之国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為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礼人倫之常也其效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国者以其有姜女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治女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王化之本取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矣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評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愉迄乎天下矣大泰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傳猶至也暨也如朝南暨声教之意大王愛民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方氏曰見之而親近所以敬其妻也冠於作階所以敬其子也為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為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為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須而共倖又非特為主為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長樂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為我而自尊也身繫在我其集二性則愛于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敢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

者技藝必從之而已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礼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於我廢有以異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傚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效其身亦莫不效其妻子所謂

「嗚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欲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為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為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為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為人所毀也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思之而後言則無過言動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下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慶源輔氏曰慎言謹行以敬其身則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矣

【註】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乐天則所遭無所怨尫能無所擇則即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乐天能乐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疏】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国于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国于民之道然後能成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已之名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安性而成身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矣

【註】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

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遠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有定体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盡其當然而止耳【集】

○陵方氏曰不過乎物苟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無虧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註】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之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配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為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集】○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貴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開之則通閉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

行也其謂是歟

公曰寡人惷（尸雍反）愚冥煩子志（如字）之心也

惷愚敬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剴是舉其要者言之

孔子蹴（蹙）然辟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變容為肅敬也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為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知其不尊天則遠而知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吳

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礼智亦物也舉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通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 ▣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礼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汝三人者吾語去声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矣

▣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礼錄以敬恭為主然違於節文則有二

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皃逆者悖戾爭鬬之事夫子嘗言恭而無礼則勞勇而無礼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但言給之為害何也蓋野与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無使習於礼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流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皃心敬而不中礼則文辭寡故謂之野皃恭而不中礼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礼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即論語所謂口給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嗣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為不及故子貢並以中為問臨川吳氏曰卜商雖不在坐并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為過不足者為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亦有不及故因言師商之過不及而并言之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無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礼也蓋礼有節以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礼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礼者設為答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嗣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注】前言礼釋回增美質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人而不如礼何此玉者之礼皆出於本心之仁也○應氏曰領謂總覽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礙矣夫礼之制中非屑屑然與惡為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在於中而後礼文見於外及礼之既具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昏暗其序黯然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礼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己復礼則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礼無所往而不為仁也【疏】嚴陵方氏曰子游固知領惡全好在乎礼矣然未知所以謂之礼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為陰神為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禘而下皆言礼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礼之所尊故特於郊社言之死喪死言其

事喪言其礼也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卑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久寡之序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礼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国家有不難治者矣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礼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礼因礼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国其如示諸掌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礼之無乎不在也嚴陵方氏曰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處曰所以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奥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礼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謂閨門有礼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礼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

謂田獵有礼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所謂軍於有礼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功成因其序也

是以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見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焉

方氏曰與為尊者所居昨為主者所在寢則無侵房則有方至是室而中者為極自是裏而殺者為楹楹以盈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檐若翬然稍若眉然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管莊公冊楹刻桷藻梲文仲山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鼎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也內方其形靜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為鼎以象氣之所仍擬者為鼎以象才之所任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此而已以北之則有匕以既之則有柶而量之所象又有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鼎之所象又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有象之象焉其亨足以享上帝而鼎又有礼之象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以象夏廉以深

之象秋闢以奄之象冬鬼固無適而非象也止以量異為言者蓋量為鬼之大者大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異為鬼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可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也陽而不發陰而不密則氣不悉乘氣不悉乘所謂樂得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玉路之用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鬼皆格可得以礼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齊衰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庠言庠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体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于官府之類○劉氏曰礼以制中無過不及克己復礼為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中之宜經礼三百曲礼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石林葉氏曰人莫不有所居凡所處之地皆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礼異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礼異於田獵故者其坐作進退則言戎事獻浮[illegible]獻則曰武功莅於朝廷則居爵下賢之地也於官爵居而已矣官至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可無所養故量異身不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故樂安其身車安其身也自宮室而車安其行則奉身老已備故凶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獲世出而從輕說則不失人以之居官則不失為政之体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宜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亦礼之[illegible]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辨倀倀昌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榮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器物失其彩味失其時樂失其節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知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注張張無定內之皃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臨川吳氏曰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導導者故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講武習戰之謂策制謂全所克敵之法制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玄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鼓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矩規還旋中規和鸞中采齊慈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簴者也興作以升堂而樂闋者既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鄉飲之二節也賓酬主君又作樂主君飲畢則樂止此鄉飲之一節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畧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illegible]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興象武次序更迭而作[illegible]與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三子求節文於天地[illegible]也行中規旋中矩節也采齊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illegible]上之餘也事有輕後則餘声每樂声相中

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即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礼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醉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歸五者則非饗礼所得專也○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其用為大故歌之以送客振鷺助祭之詩其用為小故歌之以徹器而已二詩本主於禘大祖而又用於鄉飲也然論語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

後言天子饗伸之事此言諸侯饗賓之事重輕固可知矣示情者欲有主以情相接也示迹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賓主以事相成也○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礼序乐和天下之正理不外是矣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慈湖楊氏曰孔子曰人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慤與而金作鏗然而鳴即吾之情也何以言為也又曰升歌清廟示迹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界文德由中而暢即吾之迹也何以言為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舞武舞文舞次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体也紀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舊祖非外百官非欲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而即吾之中彖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羽莊敬和樂之妙又何其如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歌之中無兩而即金聲之乐也無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未嘗不自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此豈說合而亟同之哉默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臨川吳氏曰舊祖謂蔽賓

之時所陳礼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礼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序也百官謂執礼服役之臣備具而無缺也於斯時也見其親厚相愛之心故曰知仁焉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矣

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樂者節也蓋礼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乱樂得其節則能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動防其乱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墻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礼乎礼用和為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礼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素謂質朴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礼薄於血者必不能充於礼也長樂陳氏曰礼煩則乱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故曰礼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循理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礼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於人情礼緣人情而為之節文則與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礼故不能詩於礼必失之無序能無繆乎樂不徒作必有礼焉則知樂者未有不幾於礼故不能樂於礼必失之無文能無素乎人而無德焉以為礼則道以德者未有不齊以礼故薄於德於礼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道則足乎己無待於外非有能有不能

也特所得有厚薄而已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所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文謂文章之顯設者為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是以行之在人也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毀之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特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耳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乎者能知其但為用之原剛無素質偏之失矣□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件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人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相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亦可以為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沉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夔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制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謂之窮可歟觀夔殺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

以溫柔成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礼教和齊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穷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矣

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礼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拙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洛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泰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鋪筵席也綴非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体謂萬事皆從其理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礼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礼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為簡為之亦必有奥

阼之處蓋室之有奥所以爲尊者所處堂之有阼所以爲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文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引]口陵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禮足以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答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爲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爲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行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欲施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有其位焉固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作室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日故曰日巧之室隅有奥尊者所處別於卑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奥阼也席或以南方爲上或以西方爲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文之尚隨行五年以長則有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向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爲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

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

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註此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為政者可舍之而他求乎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方氏曰發矇若若曰不明為人所蔽而有所見也○石梁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註長末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為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為民父母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奉三無私而先令聞蓋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事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序如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矣

詁詩大雅泂酌之篇凱乐也弟易也横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乱之幾也巖巖方民曰礼有節文道也乐能同異道也五至由恒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内以達外故曰行横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戒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在乎先知之故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洛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詁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微而不泯於迹之謂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盛則言亦盛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與於詩者必能立於礼故曰詩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貴柔序乐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至則乐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乐之所至哀亦至焉

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聰審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体無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註馬氏曰五至者治已之事也治已莫如志故以志為先在心為志界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喪於詩則可與言言而覆之礼也故礼亦至焉立於礼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已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已之至則入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道之妙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基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註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勞以肇基天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天下

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鐘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作棣棣威也選擇也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威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体之礼也手行為匍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匍匐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疏】盤田呂氏曰先王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兆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礼必有体其無体者非礼之文乃礼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臨川呂氏曰所謂礼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後為礼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

子夏曰言則大矣義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逦逦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要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

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於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契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語】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爽也無所爽則無所失繼之以氣志既得之於身則人而身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容之孔始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怠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仪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以上下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国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施斥揚于外故繼之以純亟孔明亟既斥揚于外則譽足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熊氏曰大抵發詩句以斥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劉氏曰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之志動天地之氣志不違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之志也【註】藍田呂氏曰無声之樂在於氣志無斥之礼在於威仪氣志每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无乖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曰聞四方矣是故天下平之氣志既契也威儀

和而毅則無急迫之態矣枝而肆則無忌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日無■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於及四海也若夫命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孟子條子此仁之至也含志既充成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諧如字）湯降不遲聖敬日齊（躋昭假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孔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賜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與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若甚敬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迨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驗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惟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

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注】嚴陵方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故又曰聆音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文

【註】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春夏之啓秋冬之閉風雨之所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載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顯設也頌承天施故能所育羣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誠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疏】藍田呂氏曰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肅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地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所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猶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嚴陵方氏曰

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教以四時為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教以庶物為主言天之四時則其序風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為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其序後於神氣風霆者庶物以神氣風霆為之体故也且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小大之別多少之分則聖人之設教豈能舍是哉曰無非教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勢祖仁神氣發而為風薄而為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折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楊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蓋以是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註】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者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為之出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為之降生賢佐故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為

之生賢佐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為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嚴氏曰嵩然而高峙者嶽也其山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幹四国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箋】藍田吕氏曰清而明者天之理也以天理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蓍欲將至則有開於興王必先有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有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嵩高者生賢之詩也宣王中興之王也申甫間生之賢也故能為周翰以蕃于四国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以明義也○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蓍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体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蓍欲將至而先動乎四体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国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助者天人之相應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去声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馳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貧子敢不承乎

【語】先其令聞者未王之先其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馳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詩義亡

王此亦取以為喻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為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蹶然喜躍之皃負牆而立者問竟則退從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々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国始於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講 藍田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感眾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故江漢之詩曰明々天子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国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之誤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矣其文德洽此四国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故以嵩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四